



信仰與人生

北國今夜又飄雪

蔡恆忠

北國的冬夜，零下十五度，冷得叫人直打哆嗦。夜已深，高速公路上車輛已少，下了交流道，我們的車子在結冰的小路上顛簸而行。今晚颶強風，一陣陣的勁風把路旁斜坡上的積雪揚起，吹得滿天飛舞，像北大荒，大地灰濛濛。車子在雪塵飛揚中看不清前頭的路，寸步難移。家，就在不遠處，只是飛雪漫天，竟似遙不可及。

咫尺天涯。

「這就是我向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應許之地，說：『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。』現在我使你眼睛看見了，你卻不得過到那裡去。」在昆斯迦山頂，神告訴祂所愛的僕人摩西（申三四4）。

不得過到那裡去？在神的家誠然盡忠的摩西，臨終的境遇？（來三5）

人都有一個人生的目的地，我們希望在離開世界以後，能豐豐富富地進入主耶穌永遠的國；離開之前，能實現我們曾夢過的理想。摩西從埃及帶出以色列百姓，目標，在將他們帶入神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。與百姓同進迦南，是他必須去圓的夢，是對自己生命的有所交待，也是他人生的目的地；然而，神畢竟沒有容他進入。他來到約但河，迦南雖在眼前，卻是天涯。對凡人來說，是人生之憾。

世間有不少人藉有限的人生成就非凡的豐功偉業，成為英雄偉人，如亞歷山大、該撒或成吉思汗。後人看見的，是他們闖出來的霸業；歌頌的，是他們個人的決心和能力。摩西是更偉大的歷史人物，與世間的偉人不同，他讓人看見的，是那位不斷與他說話的神；讓人歌頌的，是他的順服和忠心。他不是一般的英雄偉人，是偉大的「僕人」。

世間的偉人讓人懷念，可是懷念的，常是他們成功的背後，那道不盡的遺憾，和他們令人唏噓的未完篇章，如亞歷山大擊敗波斯，南征北討，建立大希臘帝國，卻英年早逝，撒手交出一個即被分裂的國權。許多偉人的生命讓人扼腕嘆息。摩西呢？

進入應許之地的意義，並不在渡過約但河，或踏足迦南；而是在取得那地。當約書亞和以色列百姓渡過約但河以後，面對的，是耶利哥城，和之後那些絕不容敗戰的無數戰役。約書亞半生馳騁迦南，征戰奪城，到年紀老邁了，竟還有「許多」未得之地（書十三1）。神終於讓他和百姓知道，這些是已賜之地，他們可以拈鬮分地業（書十三6-7）。雖然未得，他們卻已擁有。

得地，在神的話，也在人的信。當人信的時候，他已進入且得到「應許」之地。《約翰福音》四章46節那位來到迦拿向主耶穌求救的大臣，他的兒子在迦百農病得將死；活過來，就在大臣「信」的同時。得到，在乎主的應許，和他的信。

摩西之令人懷念，在於他以崇高的職分，始終作「僕人」，誠然盡忠（來三5）；也在不必踏足迦南，而得迦南。那是一個以信心「從遠處望見」的家（來十一13）——雖然肉體沒有渡過約但河，與應許中的流奶與蜜之地失之交臂，他卻已看見那個「家」，他的生命已「歡喜承受」，沒有遺憾和唏噓，安然留步於昆斯迦山頂，享受他全心交託的主人親手埋葬。

哦，將那「面對面認識」，至死「誠然盡忠」的僕人親手埋葬，那是什麼樣的情境？有誰的生命曾經這麼豐富？

北國今夜又飄雪，街燈下閃著漫天飛舞的銀光，路似遙，家，卻在不遠處。

